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俄] 托尔斯泰 著 文 良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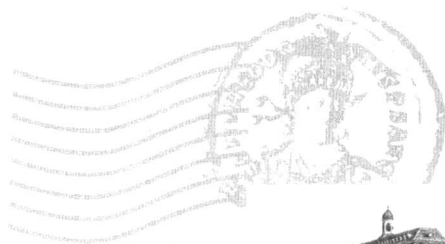


Война и мир

战争与和平^上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俄] 托尔斯泰 著 文 良 译



Война и мир

战争与和平

上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与和平/(俄)托尔斯泰(Толстой, Л. Н.)

著;文良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 3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苏俄. 2/文良 主编)

ISBN 978-7-204-09386-1

I. 战… II. ①托… ②文…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I512.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03190号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战争与和平(上、下)

作 者 (俄)托尔斯泰

译 者 文 良

责任编辑 段秋艳

封面设计 红十月工作室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52

版 次 2008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09386-1/I·1930

定 价 57.60元(上、下)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第 一 卷

第一部 1

第二部 78

第 二 卷

第三部 140

第四部 194

第五部 231

第 三 卷

第六部 281

第七部 332

第八部 365

第一卷

第一部

第一章

“啊，公爵，热那亚和卢加现在都已经成了拿破仑家族的私人领地了，但是我有言在先，假如您对我说，这本是战争，假如您还敢为那个反基督徒——我确信他是反基督徒——的各种卑劣行径辩护，我就不会再理您，您就再也不是我的朋友，再也不是我忠诚的奴仆，像您自己所说，您好，您好。我看我吓着您了。请坐，给我讲讲吧。”

这番话是一八〇五年七月的一个晚会上安娜·帕甫罗芙娜·舍列尔，皇后玛丽娅·菲奥朵洛芙娜的贴身宫廷女官，在欢迎第一个莅临的达官显要瓦西里公爵的时候所讲的，安娜·帕甫罗芙娜一连几天都在咳嗽，就像她所讲的，患了流感，当时绝不是所有的人都会使用，于是当时在圣彼得堡便多了一个新词“élite”。清早，身穿红衣的听差递送出大量的便函，其中都千篇一律地写道：

倘若您没有任何更有趣的安排，公爵，倘若与一位可怜的病人一起度过今天晚上不会让您感到惊恐，我非常高兴在七点至十点之间能够在寒舍看到您。

安妮特·舍列尔

“啊，多么可怕的责难！”公爵边看边说，对这种迎接，他一点儿也没有感到困惑。他身穿绣花的宫廷礼服，登着长筒袜，短靴皮鞋，佩戴着好几枚明星勋章，平平的脸上充满快乐的不以为然的表情。

他说的是法语，一种我们的祖辈用来讲话并进行思考的文雅的语言，他开口说话的时候带着一种长辈袒护晚辈时特有的、非常平静的腔调，那是上层社会和宫廷里颇有声望的老人所特有的腔调。他朝安娜·帕甫罗芙娜走来，将那洒满香水的闪闪发亮的光秃秃的头俯下去，凑近她的手吻了吻，然后从容地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首先，请告知我您身体怎么样？好让我放下心来。”他说着，音调没有一点儿改变，

而他那极其客气的、彬彬有礼的声调中却透露出那么一丝冷漠，甚至是嘲讽。

“当人在精神上受到折磨，其身体又怎能好呢？在我们这种时候，既然有感情，又怎能保持平静呢？”安娜·帕甫罗芙娜继续说，“您整个晚上都留在我这里好不好？我希望您能这么做。”

“可英国公使的喜日呢？今天是周三，我必须在那边露面，我女儿过来接我，顺便一起走。”公爵说。

“我原当今天的庆祝会不举行了，说实话，一切这些庆祝会和焰火都会使人越来越反感。”

“倘若人家知道您有这样的的心愿，庆祝会肯定会取消。”公爵说。他像一个上紧发条的钟，例行公事似地说着一些甚至他都不希望别人相信的话。

“不要再折磨我了，快点儿告诉我，对于诺沃西利采夫的紧急报告都做了些什么决议？我知道您什么都知道。”

“怎么说给您听呢？”公爵说道，声音冷淡、枯燥，“做了什么决议？他们已决定，波拿巴已经把自己的战船烧了，我们也打算那么做。”

瓦西里公爵说话的时候总是慢吞吞的，像演员在背陈旧的戏词一样，而安娜·帕甫罗芙娜·舍列尔则截然不同，不要看她已年届四十，却依旧容易冲动，充满活力。她待人向来十分热情，这让她取得了今天的社会地位。虽然她有时候不想那样做，但是她依旧表现得满腔热情，就是为了不辜负和她熟悉的人们的期望。安娜·帕甫罗芙娜脸上经常带着和她那已经憔悴的面容不相称的笑容，而这笑容就像被宠坏的孩子一样，表示她认识到了自己微小的缺点和不足。但是她无法、也不想、并且觉得不必去改正这微小的缺点和不足。

在关于政治事件的谈话中，安娜·帕甫罗芙娜心情冲动起来。

“啊，不要向我提起奥地利了！或许我什么也不明白，但是奥地利从来都不想打仗。它将我们出卖了。俄罗斯，惟独俄罗斯才能拯救欧洲。我们的恩主知道他的伟大天职，而且忠于他的天职，这是我惟一确信不疑的。这世上最无与伦比的作用将由我们善良的陛下来发挥，上帝一定不会抛弃这样善良、道德这样高尚的人，他肯定会履行他的天职——镇压革命这个怪兽。现在有这个杀手和坏蛋做革命的代表，革命就显得更加恐怖了。只有我们才应该讨还忠实的教徒们的血债。您能不能告诉我，我们还能仰赖谁呢？……英国这个满脑子生意经的国家不懂，也没法懂我们亚历山大皇帝的高尚灵魂。它拒绝从马耳他撤出，它要探寻我们行动的目的。他们对诺沃西利采夫又讲了些什么呢？……啊，他们一句话都没有说。他们不懂，也没法懂陛下那奋不顾身的精神，我们高尚的陛下从来不追求自己的目的，他所考虑的从来都是怎样为全世界造福。但是他们又许诺了些什么呢？什么都没有！而即使许诺了些什么，也都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普鲁士已公然宣称，波拿巴是天下无敌的，整个欧洲都无法和他作对……不管是哈登伯格，还是豪格维茨，他们的话，我一点儿都不信。普鲁士的中立不过是一个陷阱。我只相信上帝及我们贤明的陛下，他一定能够使全欧洲得救……”忽然，她止住了激昂的情绪，对于自己的激忿露出了不屑一顾的微笑。

“我觉得，”老公爵笑道，“假若去的并非我们可爱的温琴格罗德，而是您，那么普鲁士国王肯定会答应。您的辩才真是棒极了。啊，您能不能给我点儿茶呢？”

“这就端来。顺便说上一句，”她心平气和地继续说，“会有两个很有风趣的人物今天参加这个宴会，一个是莫特马尔子爵，他通过罗昂家的关系，同蒙莫朗西家成了亲戚，法国最优秀的名门望族之一。他是个流亡者；一个真正而名副其实的流亡者，另一个是莫

里约神甫。啊，您认不认识这个思想深邃的人物？皇帝已接见过他了，您知不知道？”

“哦！我真是高兴极了，假如能认识他们的话。”公爵说，“有件事情请您告诉我，”他又心不在焉地补充了一句，好像他方才想起了一件事儿，接着这件事情就冲口而出，而实际上，这件事情，也正是他下面准备问的事，就是他这次拜谒的主要目的。“听说孀居的太后想命凡柯男爵出任维也纳使馆的一等秘书，有这么回事吗？这个男爵好像是个卑微的人。”这个职位是瓦西里公爵为自己的儿子看好的，但是有人却千方百计地要通过玛丽娅·菲奥朵洛夫娜给男爵谋到这个位置。

安娜·帕甫罗芙娜几乎合着眼睛，一副不管是她还是其他的什么人都不应该也不能断定太后想做或乐意做什么事情的样子。

“凡柯男爵是太后的妹妹向太后推荐的。”她用一种哀伤的、冷冰冰的口吻讲了这句话。而当安娜·帕甫罗芙娜一谈到太后，她脸上立即就会流露出深深的敬重和无限的忠诚，并且还混杂着每次提到她这位崇高的庇护者的时候就会带有的那一丝哀愁。她说，太后陛下对凡柯男爵非常尊敬，接着她的神情就又流露出一层淡淡的忧愁。公爵不说话了，面无表情地坐在那儿。安娜·帕甫罗芙娜以她宫廷的、只有女人才有的机灵和敏捷，一边抨击公爵，因为他居然敢肆意谈论那个被推荐给太后的人，一边又安慰他。

“啊，谈一谈您的家事吧。”她说道，“您应该知道，自从您的女儿露面，进入社交界以来，她就成了整个社交界的宠物，真是一个光彩照人的美人儿呀！”

公爵起身鞠了一躬，表示感激和敬意。

“我总是想，”安娜·帕甫罗芙娜稍微停了一会儿继续说道，同时表示政治与社交的交谈已经结束，下面应该推心置腹地谈一谈了，她将身子向公爵凑近了一些，冲他温柔地微笑，“我总是想，幸福有的时候安排得太不公平，凭什么您命中就应当有这么两个出色的孩子，”她抬了抬眉毛，断然地插了这么一句，“为什么就赐予您这么迷人的两个孩子呢？但是说实在的，您就是不珍惜他们，您真不该有这样的两个孩子。”

然后她兴奋地嫣然一笑。

“能怎么办呢？拉法特一定会说我没有父爱的骨相。”公爵说道。

“不要打趣了，我想和您说正事儿。您知道，对您的小儿子我不太满意。但这话也只是在我你我之间说一说，有人在太后那里议论他，而且对您表示遗憾……”

公爵没有回答，可是她看着他，有所暗示地默不作声，等待一个回答，瓦西里公爵紧皱双眉。

“我能怎样做呢？”他总算开口说道，“为了他们的教育，我已做了一切一位父亲所能做的，但是却培养了这样两个笨蛋。伊波利特至少还算温顺，阿那托利简直就是一个惹事生非的笨蛋。这是他们两个惟一的差异。”他笑道，笑得嘴边起了皱纹，比平常更勉强、更亢奋，也更表现出了出人意料的粗鲁和可憎。

“为什么这种孩子偏偏生在您这种人家？假如您没当父亲，您可就没有什么能让我对您加以责难了。”安娜·帕甫罗芙娜说着，意味深长地抬起眼睛。

“我是您忠实的奴仆，我只能对您一个人坦白承认，孩子——是我生活上的负担。这副十字架我不得不背。我就是这样解释给自己听的。能怎么办呢？……”他不再说话了，满面对无情命运的顺从。安娜·帕甫罗芙娜则陷入到深思之中。

“您莫非从未想到给您那浪荡的阿那托利娶亲吗？大家都说，”她说，“老姑娘都有给人办婚事的癖性。尽管我没感到自己有这种弱点，但我这里可是有位姑娘，她一直陪着

老父亲，生活极为不幸，啊，就是伯尔孔斯卡娅，我们的亲戚，一位公爵小姐。”

瓦西里公爵很明显具有只有上流社会人士才有的那种神速的想像力和记忆力，可是对于她的话，他只是摇摇头表示可以想一想，而没做什么回答。

“您知不知道，这个阿那托利一年要花去我四万个卢布。”他说，表面他似乎根本不能控制他那忧郁的心情。停了片刻，他继续说：“照这种状况下去，五年以后将是什么样呢！当父亲的益处就在这里。您那位公爵小姐，她有没有发财？”

“她父亲非常富有，也非常吝啬。他居住在乡下。我相信您是知道的，这位颇有名气的伯尔孔斯基公爵外号叫‘普鲁士王’，他于先帝还在的时候就退职了。他是一个非常有头脑的人，就是脾气有点儿古怪，和人不易相处。可怜的小姐很不幸。她有一个哥哥，是库图佐夫的副官，不久前刚刚跟莉莎·美楠结婚，今天他也会来我这里。”

“亲爱的安内特，请听我说。”公爵忽然握住对方的手，而且不知道什么原因往下弯了两弯，“帮我办妥此事，我永远是您最忠诚的奴仆。她出身名门，又富有，这就是我所需要的。”

然后，他以他那独特的亲切而又文雅的灵活动作抓起女官的手吻了一下，接着，坐在圈椅里抓着女官的手摇了几下，眼睛却看着别处。

“等一下，”安娜·帕甫罗芙娜思忖道，“我会在今天和莉莎谈一下这件事。或许会办妥的。我要在您家里开始学习这个老姑娘的行业。”

第二章

安娜·帕甫罗芙娜客厅里的客人越来越多了。前来参加宴会的都是彼得堡的有名望的显贵，他们尽管在年龄和性格上不尽相同，可是他们所在的圈子却相同。瓦西里的女儿——漂亮绝伦的海伦来了，顺路接父亲一起去参加领事馆的招待会。她佩戴花字奖章，身穿参加舞会的艳装。年轻、美丽、知名、娇小的公爵夫人伯尔孔斯卡娅——彼得堡最令人着迷的女人也来参加晚会了。去年冬天结婚的她，因为有了身孕，已经不在隆重的交际场合露面，可是，小型的晚会她仍然出席。瓦西里的儿子伊波利特带着由他所推荐的莫特马尔来参加晚会了，还有莫里约神甫和很多别的人。

“您想必还没有见过我的姑母吧？”安娜·帕甫罗芙娜对所有的客人说，随后就带着他们去见一个头上束着很高的花结，当客人快到的时候，从另外一个房间轻飘飘走出来的小老太太。她一边介绍客人的名字，一边把目前慢慢地由客人身上移到她的姑母身上，然后就离去了。所有的客人都向这个姑母行礼问安，虽然这是个没有人熟悉，没有人需要，没有人感兴趣的人。安娜·帕甫罗芙娜带着一种忧愁的、庄严的神情，在心中赞许，赞许着每一个客人的问候。她的姑母对每一个客人都用同样的语言，谈论到健康，他们的、自己的和太后的。“谢天谢地，太后现在大有起色。”出于礼貌，所有行礼问安的人都装出从容镇定的样子，可是都怀着艰巨任务履行完毕以后的轻松心情离开老太太，然后，整个晚上也不会再到她身边去一次。年轻的伯尔孔斯卡娅公爵夫人拿着一个手袋，是丝绒绣金的，里边装的是她的一些针线活。她那漂亮的上唇有一些隐约可见的黑色绒毛，微微翘着，翘得牙齿露了出来，也正由于这微微翘起的上唇，她整个人显得愈加娇媚，而当上唇

往前或是和下唇闭在一起的时候，就更加好看了。和每一个颇有吸引力的女人一样，她的缺点——翘嘴唇和微张的嘴——也成了她特殊的美。不管是谁，只要他看见这个充满活力、身体健壮、尽管有了身孕可是依旧轻松快乐的未来的母亲，都会感到一种无比的喜悦。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忧郁的年轻人，如果在她身边呆上片刻，聊上几句话，都会感到他们也变得同她一样快乐了。凡是和她谈过话，看到过她讲话时都会露出的开朗的微笑，看到过她微笑的时候露出的洁白发亮的牙齿的人，都会感到自己那天受到了特殊的恩宠。所有的人都有这种想法。

小巧的公爵夫人迈着快捷的脚步，带着她丝绒绣金的针线包，走过桌子，愉快地整平衣服，然后坐到了银茶炊旁边的沙发上。似乎无论她做什么，对自己和身边所有的人，那都是一件快乐的事。

“我把针线活儿带来了。”她一面把手提包打开，一面快活地对大家说道，“您看，安内特，不要和我开这样恶毒的玩笑，”她转身向女主人说道，“您信里说是个很小的晚会。您瞧一瞧我这身穿的。”

她摊开双手，便于让大家看清楚她那身漂亮的淡灰色衣服，衣服上缀着花边，胸口下面还扎着一条宽阔的缎带。

“您不用担心，莉莎，您毕竟比所有的人都美丽。”安娜·帕甫罗芙娜答道。

“您知不知道，我丈夫将要抛弃我了。”她接着用同样的语调对一位将军说道，“他就要去寻死了，您能不能告诉我，这场该死的战争究竟为了什么呀？”她对瓦西里公爵说道，还不等对方开口回答，她又转身和公爵的女儿——漂亮的海伦谈了起来。

“这位娇小的公爵夫人多么迷人啊！”瓦西里公爵轻声对安娜·帕甫罗芙娜说。

小巧的公爵夫人刚到一会儿，一个胖胖的身材魁梧的年轻人走了进来。他戴着一副眼镜，留着短短的头发，上身穿着咖啡色礼服，配着高而硬的折角领子，下身穿着条时髦的浅色裤子。这个胖胖的年轻人是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大名鼎鼎的达官、而现在却在莫斯科奄奄一息的别祖霍夫伯爵的儿子，只不过是私生子。他从国外深造回来没多久，还没有在什么地方工作过，这是他第一次在社交界露面。安娜·帕甫罗芙娜对他点点头，那是客厅中下级客人的礼遇。虽然是下级的礼遇，不过皮埃尔刚刚走进来，安娜·帕甫罗芙娜就表现出不知所措的神情，好像见到了一个与这里不相宜的巨大怪物。真的，皮埃尔比客厅中别的男人都稍高一些，而造成这不知所措的却是他那既机灵又腼腆，既灵敏又自然，和客厅里其他人不同的目光。

“皮埃尔先生，您真是太好了，来探望一个可怜的病人。”安娜·帕甫罗芙娜在带着他去见姑母的时候，一面对他讲话，一面惊慌失措地和姑母交换了个眼色。

皮埃尔一面用目光探寻着什么，一面令人不解地咕嘟着回应了一句。他充满活力，兴高采烈，面带微笑，像对一位亲近的朋友一样向小巧的公爵夫人行礼，然后来到姑母近前。安娜·帕甫罗芙娜的惊慌失措并不是没有缘由的，因为皮埃尔在姑母说完太后的健康状况以后，就从她旁边走开了。安娜·帕甫罗芙娜赶紧用话拦住他。“您认不认识莫里约神甫？这是一个很幽默的人……”她说。

“是啊，我听说过他那个有关永久和平的计划，很有趣，不过不一定有可能……”

“您是这么想的吗？……”安娜·帕甫罗芙娜说道，她本来打算尽一个女主人的责任，随便说两句就行了，但是皮埃尔又做了一反常态的又一件失礼的事情。先前他没听完姑母的话就想走开，现在他又缠着需要离开他的交谈者没完没了地说了起来。他把两

条长腿叉开，垂着头，打算开始论证，开始向安娜·帕甫罗芙娜解释他为什么觉得神甫的计划是幻想。

“以后我们再说吧。”安娜·帕甫罗芙娜笑道。

离开这个不善于生活的年轻人，她接着留心地听着、看着，准备一发现哪儿谈得不带劲就过去帮一下忙，认真地尽女主人的职责。就像一个纺纱作坊，劳动者被分派好以后，作坊主就开始到处走来走去，进行巡视，看到纺锤运转不动了或是声音逆耳、发出轧轧的响声，抑或是噪声太大的时候，就连忙过去停下来，或者让它自如运转——安娜·帕甫罗芙娜就像一个这样的作坊主，她在客厅中走来走去，只要哪里出现冷场或者谈论过多，她立即就会说上一句话或者把客人的坐位调换一下，然后谈话机器就又文质彬彬，非常平稳地转动起来。可是，依旧能够看出她一直对担心皮埃尔不放心。她用关切的心态盯着皮埃尔，从他听莫特马尔身边的人们交谈，直到他进入神甫在那里高谈阔论的一群人中。对在外国受教育的皮埃尔而言，安娜·帕甫罗芙娜的此次晚会，是他在俄罗斯见到的第一个晚会。彼得堡知识界的人才今天晚上都在这儿集会，他好像一个进了玩具店的孩童，四下环顾，眼花缭乱。他一面看着这些充满自信但又非常文雅的上层人士们，一面又等着听非常深奥的言论，担心把任何一段他也许能听见的明智的谈话漏掉。后来，他到了莫里约那儿，停下来，感到这儿的谈话十分有意思。然后，像大多数的年轻人做的那样，停下来寻找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

第三章

安娜·帕甫罗芙娜的晚会非常活跃。纺锤从各个方向一刻不停地发出均匀的响声。只有两个人显得和客厅的气氛有点不投合，一个是姑母，另一个是痛哭流涕、面容瘦削、渐近老境的上了岁数的夫人。除去她们以外，这个社交团体分为三组。第一小组中，男士占多半，中心人物是我们的莫里约神甫。另一小组都是年轻人，瓦西里公爵的女儿——漂亮的海伦小姐和那位小巧的伯尔孔斯卡娅公爵夫人是场上的核心人物。莫特马尔及安娜·帕甫罗芙娜是第三小组的核心人物。

面貌清秀的子爵是一个友好的年轻人，他待人总是很温和、彬彬有礼。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名人，不过因为曾受过良好的教育，倒也谦逊而随和地让他所在的社交圈子摆布。显而易见，安娜·帕甫罗芙娜正是要用他来招待来客。举一个例子，如果你在肮脏的厨房中见到一块牛肉，你一定毫无食欲，但是一个出色的管家却会将这块牛肉做成一道上好的美味，将它端到餐桌上，使你的胃口大开。今晚，安娜·帕甫罗芙娜正是这样做的，她首先献上子爵，然后又把神父请出来，将他们当作特别精致的菜肴端上桌。莫特马尔那个小组立即谈到昂吉安公爵被害的事情。子爵说，昂吉安公爵的被害完全是因为太宽宏大量，波拿巴的发怒有特殊的缘由。

“啊！是真的吗？子爵，把这件事情给我们讲一讲吧。”安娜·帕甫罗芙娜说，同时她兴高采烈地觉得“把这件事情给我们讲一讲吧”这句话说得很像路易十五的腔调。

子爵为表示顺从鞠了个躬，一边露出他那谦恭的招牌微笑。安娜·帕甫罗芙娜让客人在子爵身旁坐成一圈，便于听他为大家讲故事。

“子爵认识那位公爵。”安娜·帕甫罗芙娜悄悄地对一位客人说，“子爵可是一个让人惊讶的讲故事大师！”她对另一位客人说。然后她又回头对第三位客人说：“一眼就能看出子爵是一位上流社会的人。”由此可见，子爵就像一盘冒着热气配着青菜的烤牛排，不管是从最文雅还是对他最有好处的方面来看，他都像被端到餐桌上献给这个团体中每一个人的一道可口的菜肴。

子爵开始讲故事，脸上现出含蓄的微笑。

“请坐在这里吧，亲爱的海伦！”安娜·帕甫罗芙娜对漂亮的公爵小姐说。漂亮的公爵小姐是另外一组的核心人物，她在略远的地方坐着。

这位名叫海伦的公爵小姐带着微笑，站起身来。她脸上一直流露着从进入客厅时起就带有的那种非常漂亮的女人才有的微笑。她经过闪到两边让路的男人当中的时候，那缀满藤蔓和鲜苔图案的只有舞会才用的白色长裙轻轻作响，雪白丰满的肩膀、亮泽的头发和钻石闪烁发光。她一直向前走，来到安娜·帕甫罗芙娜近前，双眼望着前方，谁也不看，不过对所有的人都面带笑容，仿佛把欣赏她美妙的身段，丰满的肩膀，完全袒露的光滑的胸脯与背脊的权利慷慨地赐予所有的人。海伦那么漂亮，在她身上，你看不见丝毫卖弄风情的神情，正好相反，你反而会认为她时刻都在为自己不容置疑的魅力和能够使人倾倒的姿色而感到羞惭，似乎她想减少自己美貌的魅力，只可惜无法做到。

“多么美丽的女子呀！”所有看到过她的人都这样说。当她坐在子爵跟前，面带笑容，从而让他精神焕发时，宛如有一种不明的、不同寻常的力量让他大为吃惊。惊呆中的子爵耸耸肩膀，垂下眼睛。

“夫人，我恐怕在这种听众面前会说不出话来。”他说。然后低下头，嘴角上露出一丝微笑。

公爵小姐将她那露在外面的丰腴的手臂的肘部支在茶几上，她觉得现在根本没有必要讲话，所要做的是等待，面露微笑等待。在讲故事的时候，她坐在那里，腰板挺得直直的，时而看看稍稍放在茶几上丰满而又迷人的手臂，时而看看裸露着的更为漂亮的胸脯，时而又将挂在胸前的钻石项链摆弄一下，还几次摆平连衣裙的皱褶。当故事讲到引人入胜的地方时，她转头看看安娜·帕甫罗芙娜，同时露出和女官一样的面部表情。然后她脸上浮现出灿烂的笑容，平静下来。娇小的公爵夫人也跟在海伦身后从茶几那边走过来。

“请等一等，我拿我的活儿。”她说道，“您有什么事吗，在想什么呢？”她面对伊波利特公爵说，“麻烦您将我的手提包拿来。”

公爵夫人面带微笑，一面和大家谈话，一面站起来，等她过来的时候，大家当然也就调动了一下坐位。她坐下来，快乐地弄平衣服，弄整齐。

“此刻我感到挺好。”她说，一边请别人继续讲故事，一边又做起活儿来。伊波利特公爵跟着她走过来，将她的女用小提包递给她，然后将安乐椅挪到她身边，在她身边坐下来。

这位可爱的伊波利特长得很像她漂亮的妹妹，这实在让人吃惊。而更使人感到惊讶的是他们二人尽管相似，他却显得非常愚蠢。他的面部尽管和他漂亮的妹妹一样，可是妹妹那种积极乐观，极其快活，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永不改变的笑容和优美身段的古典美，令她光艳夺目，美貌绝伦；相反，哥哥的相貌却颇显愚蠢无能，总是带着一种十分自信和怨天尤人的神态。他的眼睛、鼻子和嘴都往一处挤，就像一张没有表情的、莫名其妙的鬼脸，很不匀称。他身体瘦削虚弱，疲惫无力，并且手脚笨拙，一举一动都非常不自然。

“这是有关鬼魂的故事吗？”他问。坐下来以后，他赶紧举起单目眼镜，就像如果没

有这副工具，他就不能说话一样。

“亲爱的，不是。”讲故事的人颇感惊奇，耸了耸双肩说。

“问题是，我不喜欢听鬼魂的故事！”伊波利特公爵用这种腔调讲话，从中能够听出，他是先讲出一句话，随后再解释这句话有什么含义。

他讲话的时候太自信，没有人能弄明白，他讲这话到底是聪明之举还是太愚蠢了。他上身穿着一件深绿色燕尾服，下身穿一条像他自己所说的受到惊吓的自然女神的肉体颜色的长裤，脚穿一双长筒袜及短靴皮鞋。子爵十分动听地讲述了那时候流传甚广的一个故事。昂吉安公爵悄悄地来到巴黎，去和女演员乔治幽会，没想到却遇见了一度受到乔治垂青的波拿巴。波拿巴和公爵相遇以后，意外地当场晕倒了。公爵没有借这个机会控制落在自己手里的波拿巴，但最后波拿巴却忘恩负义地把公爵处死了，以此来回报公爵的宽宏大量。

故事非常好听，饶有趣味，特别是讲到两个情敌突然认出对方时，太太们的心里好像都感到激动不安。“妙极了！”安娜·帕甫罗芙娜说，同时转过头来用探询的目光看了看娇小的公爵夫人。“妙极了！”小巧的公爵夫人喃喃自语道，将一根针插到针线活儿里，以此表明，这故事十分有意思，十分感人，以致妨碍她继续做手里的针线活。子爵对这沉默的夸赞非常珍惜，他脸上现出感激的微笑，然后又接着讲下去。可是，安娜·帕甫罗芙娜依旧时常看看那个让她感到害怕的年轻人，现在她发觉皮埃尔莫名其妙地在和神父一起旁若无人地、激烈地、大声地谈着，她立即有点儿扫兴，因此赶快过去支援这个危险的地方。是的，皮埃尔与那神父正谈着政治平衡的问题，而神父也对这个年轻人的朴实和激情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因此他在他面前尽量发挥自己喜欢的观点。两个人兴高采烈、真诚坦白地谈论着，旁若无人地听着对方的高见。

“欧洲均势和民权，只是一种手段罢了，”神父说，“假如俄国这个一直以野蛮而闻名的强国能无私地站出来领导以实现欧洲均衡为目标的同盟，那世界就一定能被拯救！”“那到底如何去找到这种均衡呢？”皮埃尔原本是想继续说的，但是这时候，安娜·帕甫罗芙娜朝他走来，严肃地看了看皮埃尔，回头问那个意大利人是否适应本地的气候。意大利人的脸色立即变了，露出一种他和女人谈话的时候所常用的假装奉承的嘴脸。“加入你们这个社会真是我极大的荣幸，你们的社会，特别是妇女社会的那种非凡的智慧与教育，实在让我佩服、倾倒。我哪有时间考虑气候呢？”他说。安娜·帕甫罗芙娜为了方便观察，不放过神父和皮埃尔，叫他们两个一起参加普通小组。

现在，又一位客人进入客厅。这位新来的客人正是年轻的安德烈·伯尔孔斯基公爵——娇小的公爵夫人的丈夫。伯尔孔斯基公爵是一个相当英俊的青年，他个子矮小，面貌清秀，脸部略嫌瘦削。他整个人，从倦怠而又苦闷的目光到缓慢而匀整的步履，和他那娇小、可爱、全身洋溢着朝气的妻子正好相反，形成了明显的对比。看来，他认识客厅中的每一个人，但他们都让他感到厌烦，甚至连看他们一眼，听一听他们讲话，他都觉得无聊。而这些让他感到乏味的面孔中，好像他那漂亮的妻子的面孔最让他厌倦。他扮了一个有损于他漂亮面容的鬼脸，将脸扭过去不看自己的妻子。然后吻了吻安娜·帕甫罗芙娜的手，眯缝起眼睛，四下扫视了一遍。

“公爵，您想去打仗吗？”安娜·帕甫罗芙娜问。

“库图佐夫将军。”伯尔孔斯基说道，他就像法国人一样，说“库图佐夫”这个词的时候总将重音落到最后一个音节上，“他让我当他的副官……”

“莉莎，您的夫人该怎么办呢？”

“她去乡下。”

“您怎能从我们这儿夺走您迷人的太太呢？”

“安德烈。”他妻子喊着他的名字，她对丈夫讲话的语调和对别人说话的时候一样卖弄，“子爵正在给我们讲乔治小姐与波拿巴的故事，很有趣！”

安德烈公爵眯着眼睛，转过头去，一副焦躁的神情。自从安德烈公爵进入客厅以来，皮埃尔就一直友好地、愉快地看着他，目光片刻都没有移开过，这时候，皮埃尔朝前走去，一下子拉住了他的手。安德烈公爵连头也没回，就紧蹙双眉，一脸的反感和不快，表示他对碰自己手臂的人极其厌烦，可是当他回头看到皮埃尔笑咪咪的面孔的时候，他顿时流露出友好的、愉悦的微笑。

“哦，是你啊！……连你也涉足这种稠人广众的交际场了！”他对皮埃尔说。

“我知道您肯定会来的。”皮埃尔回答说，“我去您那里吃晚饭，”他轻声补充了一句，“免得打扰子爵继续讲故事，行吗？”

“不，不行。”安德烈公爵微笑着回答说，一边握着皮埃尔的手，让他知道，这不必多问。他还准备开口说些什么，可是就在此时，瓦西里公爵及其女儿起身退席，男士们都站起身来，让出一条路。

“我亲爱的子爵，我请求您的原谅。”瓦西里公爵对法国人开口说道，温柔地将他的衣袖往椅子上按了按，为了不让他站起来。“公使的这个倒霉的庆祝会不仅把您的话打断了，也夺走我的快乐。要离开您这个使人愉快的晚会，实在让我感到难过。”他又回头对安娜·帕甫罗芙娜说。

他的女儿——这位叫海伦的公爵小姐，轻轻地提着裙摆，穿过椅子轻快地走出来。她那俊美的脸上显出更快乐的微笑。当她从皮埃尔身旁走过的时候，皮埃尔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个美女，眼里充满无法掩饰的惊喜。

“非常漂亮。”安德烈公爵说。

“非常漂亮。”皮埃尔附和道。

而当瓦西里公爵从皮埃尔身边经过的时候，他一下子抓住后者的手，回头对着安娜·帕甫罗芙娜。

“请您开导一下这头熊吧！”他说，“他在我那里住了一个月，这是我初次在社交场合遇见他，对一个青年而言，没有任何东西比机灵的女人们的社交团体更是他所迫切需要的了。”

第四章

安娜·帕甫罗芙娜笑了笑，同意照管皮埃尔，她知道皮埃尔的父亲是瓦西里公爵的亲戚。这时，起初坐在老姑母身边的那位上了岁数的老夫人赶紧站起身，在前厅赶上了瓦西里公爵。她的脸上现在只有不安和惶恐，一切那些原来装出来的高兴劲儿都从她那善良的、痛哭流涕的脸上不见了。

“我的鲍利斯的事儿怎么样了，尊敬的公爵？”她急忙赶到前厅中说，“我不能继续住

在彼得堡了，请您告诉我，我能捎点儿什么消息给我那不幸的孩子。”

尽管瓦西里公爵对这位上了岁数的老夫人非常厌烦，也十分不礼貌，甚至表现出很不高兴听她说下去的神情，可是老夫人露出温柔的、使人感动的微笑，握着他的手，不让他走。“您只要在皇上面前替我陈词，很快就能将他调到近卫军，这对您不算什么，可以说是很容易的事情。”她说。

“请相信我吧，公爵夫人，如果我能办到，我会尽力为您去办。”瓦西里公爵回答道，“但是让我来向皇上提出请求真的不好办，我建议您最好去找加里岑公爵，由他直接去见卢米扬采夫，这才是更为明智的办事方法。”

这位已经上了岁数的妇人是德卢别茨卡娅公爵夫人，她出身俄国的名门，不过如今家境清寒，早就脱离了交际场所，也已经失去了以前的社交关系。她这次不请自来是为她的儿子斡旋，以便将他安排到近卫军里去。其实，她参加这次安娜·帕甫罗芙娜的晚会，坐在那儿耐心地听公爵讲故事，目的只是想拜谒瓦西里公爵。而瓦西里公爵的这席话使她极其惊讶，一种激忿的表情爬上她那昔日美貌的面孔，可是这种激忿的表情也不过是片刻的事，她立即又流露出微笑，而且将瓦西里公爵的手抓得更紧了。

“公爵，您听我说啊，”她说，“我从来没有向您求情，以后也不会再向您求情，我也从未向您提起先父曾经待您的深厚情谊。但是今天我请求您，看在上帝的名义上，请您给我儿子办成这事吧！我一定会永远把您当成行善的恩人。”她又赶紧说了一句，“别，别发火，请您答应吧！我早就求过加里岑，他已拒绝了，请您像您以前一样，行行好吧！”她说着，极力露出微笑，虽然她眼中已经含满了泪水。

“爸爸，我们马上要迟到了！”站在门口一直等着的公爵小姐扭转她那俊美的头，从她那富有古典美的肩膀上向后看着说道。

权势在社会中是一笔资本，如果想让它不会消失，那就一定要珍惜。瓦西里公爵深深地懂得这点，他心中明白，如果所有的人都求他，他又替所有的人求情，那用不了多久，他肯定会不能替自己求情，所以，他很少运用自己的势力。可是今天在德卢别茨卡娅公爵夫人这件事情上，特别是经过她的再次恳求以后，他的良心上有点儿不安的感觉。这位公爵夫人的话也的确提醒了他在开始供职时期所受到的她父亲的提拔和帮助。并且他从她采用的手法上也意识到了一点，某些女人——几乎都是一些做母亲的女人——她们只要下定决心，不实现愿望，肯定不会罢休。如果有必要，她们会每时每刻缠着您，甚至闹出一些事情，直到达到目的。而她正是这种女人里面的一个。后面这点原因，让他有些动摇。

“我亲爱的安娜·米哈依罗芙娜，”他用他平常惯有的亲昵，再加上几分苦闷的语调说，“由我来做您希望我办的事，简直是不可能；可是，为了表明我对您的爱护，也要表明我是多么怀念令尊，现在，我将去办这件不可能的事情——您儿子一定会调到近卫军的，就这样说好了。这下您高兴了吧！”

“啊，我最亲爱的，您真是我的恩人，这是我对您的希望——我早知道您是这样慈善。”他转身想走。“等一等，啊——还有一句话！在他调到近卫军以后……”她迟疑了一会儿说道，“我知道您和米哈依尔·依拉利奥娜维奇·库图佐夫交情不错，请您再将鲍里斯推荐给他当副官吧！到那时我就完全安心了，那时也就……”

瓦西里公爵微微笑了笑。“这不行，我不能向您保证这件事，这是不可能的，您不知道，库图佐夫被任命总司令以来，人们总是不停地纠缠他。他就曾经亲口对我讲，整个莫

斯科的太太夫人们都勾结起来，都想把她们的儿子交给他当副官！”

“啊，不！您一定要答应啊！我不能放您走！我亲爱的恩人……”

“爸爸，”公爵漂亮的女儿用和原来一样的语气说，“我们马上要迟到了！”

“行了，再见！再见！您肯定听到我女儿的话了？”

“那么，明天您就要禀报皇上，是不是？”

“唔，当然了。但是，有关向库图佐夫求情的事，我可不敢允诺。”

“啊，您必须答应，必须答应啊，瓦西里！”安娜·米哈依罗芙娜在他离开时口中仍旧说道，脸上流露着卖弄风情的少女的微笑。这微笑在她从前也许非常自然，而现在流露在她那苍老的、消瘦的脸上却是那么不协调、不相称。很明显，她只是出于习惯，使出种种陈旧的女性的手腕，而彻底忘了她的年龄。可是公爵走远以后，她脸上顿时又恢复了原先那种冷漠造作的表情。她又返回子爵讲故事的那些人群里，一边装出认真听的模样，一边算计着什么时候可以离去。因为她这次前来的目的已达到了。

“近来新出了一部喜剧，《米兰的加冕典礼》，你们认为怎么样？”安娜·帕甫罗芙娜说，“热那亚和卢加各族人民向波拿巴先生表明了自己的心愿，坐在宝座上的波拿巴先生，竟实现了各族人民的心愿！啊，实在令人惊讶！使人疯狂，仿佛整个世界都跟着神魂颠倒了！”

安德烈公爵看安娜·帕甫罗芙娜笑着，充满了嘲讽的意味。

“上帝将这个王冠赐给了我，谁要想碰一下它，肯定会倒霉！”他说，“听说，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十分神气！”他接着用意大利语重背了一遍：“‘Dio mi la dona guai a chi la toua!’”

“希望这是让杯中的水溢出来的最后一滴。各国元首不能继续容忍这个威胁一切、为非作歹的人了。”安娜·帕甫罗芙娜接着说。

“各国元首？我这儿没有包括俄国。”子爵有礼貌地说，可是充满了失望的意味，“各国元首，夫人们……他们为路易十七做过什么？他们为皇后做过什么？他们为公主伊莉莎白做过什么？没有，他们什么都没做过！”然后，他变得更兴奋了，“请相信我吧，他们快要受到惩罚了，为他们出卖波旁王朝而受到惩罚了。各国元首！我们的各国元首正派使节去向那个窃取王位的奸臣致敬！”

然后，他轻蔑地叹息一声，变了一个姿势。伊波利特公爵一直透过单目镜看着子爵，看了很久，听到这番话，他忽然来了一个大转身，朝娇小的公爵夫人转过去，从她那里要了一根针，随后就开始用针在桌上画孔德的徽章，并且指着让她看。与此同时，他很郑重地给公爵夫人讲解这种徽章，就像她请他给她讲解似的。

“孔德的宅邸，用天蓝色的兽嘴缠成的兽嘴权杖的象征。”他说。公爵夫人一边听，一边笑。“假如波拿巴再在法国王位维持一年，”子爵接着说，“事情就要越走越远了，法国社会——我说是法国的上层社会——就要被阴谋诡计、暴力、放逐、杀戮彻底地毁灭了，到那时候……”

他耸了一下肩膀，伸开双手。皮埃尔看来对这番话发生了兴趣，他刚想说句什么话的时候，一直紧紧地盯着他的安娜·帕甫罗芙娜立即打断了他：

“亚历山大皇帝，”她用那一贯的只要谈起皇族的时候都流露出来的阴郁的神情说，“已宣布，他会叫法国人民自己选择他们的管理方式，给他们完全的自由；我也毫不怀疑，只要摆脱这个篡夺王位的奸臣，全国上下肯定会投入合法国王的怀抱。”她说，目的是想

奉承那个保皇党流亡者。

“那可不见得，”安德烈公爵说道，“子爵先生猜测得合情合理，事情已经走得很远了。我认为恢复旧的状态非常困难。”

“根据我所了解的，”皮埃尔红着脸说道，“几乎所有的贵族都转向波拿巴那边了。”

“说这种话的全是波拿巴分子，”子爵看也没看皮埃尔就答道，“现在想了解法国的社会舆论可不容易。”

“波拿巴也这样说过。”安德烈公爵冷笑道。看来他讨厌子爵，他的话也是冲着子爵说的，尽管没看子爵。

“我让他们走向光荣之路，可是他们不肯走。”停顿片刻以后，他再次引用拿破仑的话，说，“我打开前厅的门，他们却冲了进来。我不知道他这话到底有多大程度是正确的。”

“一点儿也不，”子爵答道，“杀了公爵以后，甚至连最偏心的人都不再将他当作英雄了。如果以前，他曾是个英雄的话，”他朝安娜·帕甫罗芙娜转过脸去，继续说，“那么公爵被杀以后，天上就多了一名烈士，而世间就少了一位英雄了。”

还没等安娜·帕甫罗芙娜与其他人对子爵的一席话露出赞许的笑容，皮埃尔就又插进来了。安娜·帕甫罗芙娜几乎无法阻拦，虽然她已预感到他会说些有伤大雅的话。

“判处昂吉安公爵死刑，”皮埃尔说，“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我觉得既然拿破仑勇于承担那一行动的一切责任，这就完全可以说明他精神的伟大。”

“天啊！我的天啊！”安娜·帕甫罗芙娜用一种受到惊吓的口气轻声咕哝着。

“怎么，皮埃尔先生……您认为暗杀可以说明精神的伟大？”娇小的公爵夫人将活计拉近了些，微笑着说。

“哦！哦！”几个人不约而同地惊叫道。

“太好了！”伊波利特公爵操着英语说，接着敲打自己的膝盖。子爵只是耸了一下肩膀。

皮埃尔越过眼镜上边激动地望了一眼他的听众，然后继续讲了下去。

“我之所以这么说，”他毫无顾忌地接着讲，“是由于波旁王朝回避了革命，让人民陷入无政府状态中，而波拿巴理解革命，并且将它制服了。所以为了大部分人的利益，他不能只因自己的生命半途而废、止步不前！”

“您想去那张桌子那里吗？”安娜·帕甫罗芙娜讲道，可是皮埃尔并不理她，接着往下说。

“不！”他喊道，并且是愈来愈激动，“拿破仑很伟大，他所以伟大，是由于他高于革命，把革命的弊病摒除了，而保留了其中一切好的东西——人权平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也只是由于这个缘故，他才取得了政权。”

“是啊，假如他取得政权以后不用它来杀人，而是将权力交给合法的国王，那样我就会把他称作伟人。”子爵说道。

“他不能这样做。人民将政权交给他，正是让他把人民由波旁王朝下救出来，正由于这样，人民才将他当成伟人。革命是伟大的事业。”彼埃尔先生接着说，他毫无顾忌地具有挑战意味地插进这番话，说明他还很年轻，希望快点儿把全部的话都讲出来。

“革命与弑君是伟大的事业？在这以后……是啊，您想不想去那张桌上？”安娜·帕甫罗芙娜又说了一遍。

“民约论！”子爵亲切地笑道。

“我指的并非杀害皇帝，而是说主张。”

“是啊，抢劫、杀人和杀害皇帝的主张。”一个含有讽刺意味的声音再次把他的话打断了。

“当然，这是不得已的行为，可这不是其所有的意义，其意义在于民权、摆脱偏见和公民平等；这一切主张，拿破仑都不可动摇地坚持着。”

“自由和平等？”子爵不以为然地说，似乎总算拿定主意应该开口说两句，好向这个年轻人证明，他讲的简直是一派胡言，“哦，早就没有人相信的浮夸之词！谁不希望自由和平等？我们的救世主很早就宣传过自由和平等，但是现在呢？自从革命以后，人们生活得更好了吗？正好相反，波拿巴已将我们希望得到的自由彻底毁了！”

安德烈公爵一面高兴地笑着，一面一会儿瞧瞧皮埃尔、一会儿瞧瞧子爵、一会儿又瞧瞧我们的女主人。

很明显在皮埃尔发表自己高见的最初一瞬间，虽然安娜·帕甫罗芙娜社会经验丰富，但还是吓了一跳。可是很快她就发现，子爵根本没有因皮埃尔那番亵渎神圣的话而大动肝火；她也知道，想让皮埃尔不讲话，那是办不到的，因此她准备站在子爵这边，鼓足劲儿去进攻皮埃尔。

“可是，我亲爱的皮埃尔先生！”安娜·帕甫罗芙娜说，“一个您所谓的伟大的人物处死一个没有罪的、没有经过法庭定罪的公爵，啊，也可以说是任何人，您怎样去解释这件事呢？”

“我很想问一下，”子爵接着说，“那您又怎么解释雾月十八呢？”

“莫非那不是个骗局吗？这是一种真正的欺骗，根本不是一个伟大人物的行为！”

“还有他杀死的那些非洲的俘虏？多么骇人呀！”小公爵夫人耸了一下肩膀，一副疑惑的神情。

“反正，他是个下流胚，不论您夸大其词地讲些什么。”伊波利特公爵说。

皮埃尔不知道应当先回答谁的话，只能微笑着瞧了大家一眼。而他的微笑又不像其他人那种似笑非笑，他微笑露容的时候，平常那种一本正经甚至有点儿忧郁的表情，立即会被另外一种表情所替代，有点儿幼稚，有点儿善良，甚至有点儿傻气，仿佛在乞求大家的原谅。初次和他见面的子爵心中明白，这个青年雅各宾党，根本不像他所讲的那些话那样令人害怕。接着，大家就都沉默了。

“你们怎能希望他一下子回答你们所有人的问题呢？”安德烈公爵说，替皮埃尔解围，“还有，在评判一位政治家的时候，我认为我们需要将他个人的行为，作为一名军人的行为和作为一位皇帝的行为分开来看，应该是这样的！”

“是啊，是啊，当然是这样的！”皮埃尔赶紧附和道，有人帮他说话，看来使他很高兴。

“毋庸置疑，”安德烈公爵接着说，“小炉桥上的拿破仑很伟大，雅法医院向鼠疫患者伸出援救之手的拿破仑很伟大，可是……可是，他的一些其它的行为，确实有些使人很难辩解。”

看来，安德烈公爵的这席话是要缓和一下皮埃尔现在的尴尬，他欠身对妻子做了一个手势，打算走了。

忽然间，伊波利特公爵站起身来，打手势挽留大家，意思是让他们坐下，接着开